

卅

程



太常因革禮卷第九十六

廟議八

章懷皇后潘氏 真宗

章穆皇后郭氏

章懷皇后潘氏

禮閣新編至道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尚書司封郎中直  
祕閣兼雍王府記室叅軍朱昂奏奉勅故莒國夫人潘氏  
追冊皇后潘氏差換謚號者臣聞推美者在乎易名錫號者  
在乎考實此定謚之大旨也其或懿範前者宗風後垂宜撫  
芳猷用符徽祿國有舊典我舉而行伏以故莒國夫人道  
叶坤靈德隆陰教非善不舉率禮無違居則有蘋蘩之勤





行則有璵璠之節慈以接下順以睦親長秋之位未升大  
夜之悲俄至靈駕不返仙籍長歸無方士以推尋動聖皇  
之悲咽人則皇帝以纘承夫大業恢振丕圖澤滿九泉恩  
覃八表惻修齡之不享嘆中壺之未居寶帳兮徘徊可傷  
瑤池兮歸去何速由是奉其茂典飾以崇名追行金劍之  
榮表正璇宮之位永言茫昧諒極哀諱按謚法履正志和  
曰莊慈仁折行曰惠懷伏請上故莒國夫人謚號為莊懷皇  
后詔可是歲八月四日詔令昂別撰追冊皇后陵以保叅  
為名詔可

章穆皇后郭氏 真宗

禮閣新編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大行皇后崩閏五月翰

林學士李宗諤奉勅換大行皇帝謚號者臣聞闕雖者王  
化之基坤元者厚德載物是以椒塗方御則正位以聽內  
朝惠門既淪則易名而示四海將以流名亘古垂裕方來  
奉前修節惠之文遵歷代不刊之典伏惟大行皇后再維  
降慶沙麓儲休令儀柔嘉懿質純茂靈符告于石字吉祥  
驗于玉衣而自邗媛有歸戚藩作儷逮事先帝寅奉皇姑  
恭順發于誠心正泚表于姻戚及銅扉肇啓金璽崇榮執  
纂組以彌勤服國史而無斃屬向明于大宝爰摠治于長  
秋德冠六宮母臨萬國樛木逮下聿協聲詩大練為衣益  
敦儉素而又侍養長樂恭順慈顏朝夕勤怙悅之儀行步  
有珮環之節允釐壺則式是家邦宜當長御禕禴有事種



禮而軒星掩耀柱魄沉輝遽謝昌辰靡延遐算皇上悼音  
徽之如昨念日月之有期爰命下臣仰稽前訓庶芳猷之  
不泯紀大行以長存列于冊書告于宗廟謹按謚法履正  
志和曰莊賢德信修曰穆請謚曰莊穆皇后詔可 禮閣  
新編景德四年七月有司奉莊穆皇后郭氏神主自瓊林  
院謁太廟祔享于昭憲皇后饗畢祔別廟羣臣詣閣奉慰  
先是園陵禮儀使晁迥言乾德中祔孝惠孝明皇后于別  
廟同殿異室有司言孝明正位官壺宜居上室孝惠追冊  
禮當次之其廟室請准太廟以西為上詔從其議今莊懷  
皇后雖先廟饗奉自追崇莊穆皇后正位官壺母儀天下  
其神主廟望依禮例遷于上室詔可 禮閣新編乾興

元年七月尚書都省奏大行皇帝山陵禮畢神主祔廟所  
配室有莊穆皇后郭氏莊懷皇后潘氏未審以何后遷  
祔廟配食今集議莊穆皇后郭氏曾母儀天下欲請依世  
宗宣懿皇后太祖孝明皇后例遷祔廟配食者檢會至道  
三年大行皇帝祔廟之時配室有洪德皇后尹氏懿德皇  
后符氏二后之內未審以何后遷赴太廟祔饗其時準勅  
令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官集議欲望下尚書  
都省依例集官再行定議者臣等聞作配宸居緝熙于內  
治類德坤象謚靜于中闡蓋以體應靈符母儀天寓黃  
氣滿室則生以凝祥白石刻文則處而表異切以莊穆皇  
后爰自旨墻振蕙蘭殿佩瑜泊乎上帝是依大人繼照既



齋明子建極乃摠順于長秋水葦成章金螭備璽宣陰教之純茂昭懿範之肅雍太練為規繼流芳于簡冊卷耳助化復載美于聲詩蓋作合之光有寔祔饗以為允具若麗軌平臺之際薦繁盤石之初雖邦媛之有歸而天極之未踞或追尊建號式增永感之懷若配室著像難被遵行之典令以禮儀院集議莊穆皇后曾母像天下欲請依世宗宣懿皇后太祖孝明皇后例遷祔廟食者禮本前經事存往制酌斯公論克協天猷伏請依禮儀院所奏施行詔恭依禮閣新編乾興元年八月十六日禮儀院奏將來莊穆皇后神主遷祔真宗皇帝室配享合行奏若遷莊懷皇后神主却入莊穆皇后室欲令諸司依例施行取進止詔可

禮院例冊皇祐二年五月禮院奏准中書批送尚書祠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趙師民表詔令禮院與兩省同議聞奏者師民言夏商以祔謚號蓋簡有周之初典文浸與禮記載武王之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者謂太王王季既尊以祔號至于文王更加以謚法也太姜太任太姒之賢而尚未有謚則其禮猶畧焉于後幽王之後謂之幽后惠王之后謂之惠后此皆從王之謚以為祔以同王之謚以為謚也左傳記景王之后謂之穆后則后之有謚始于此焉東周之際王制所及國俗不一夷蠻遠國易名不及其居長中夏諸侯考行或達于臣妾在夷則畧在華則詳禮斯然矣其間諸侯魯禮尤備君之夫人皆有自謚不從于夫獨



定妣以首末非義止曰定妣不稱小君公羊載采之恭  
姬者乃其從夫之謚為配耳非謂姬之妣謚自為恭也漢  
室之興周典尚近未能考故而習秦餘乃尊太公曰太王  
上皇又加昭靈昭哀二后謚謚加于妣而不加于父號及  
其姊而不及其祖以為夫矣前漢諸后皆不加謚止從帝  
名以為之稱趙太后夫王而貶為孝成皇后此又足以知  
從帝之謚以為稱非司帝之謚以為謚也惟衛氏以追尊  
之故乃謚思許氏以早世不遂謚曰恭哀盖于時憲度未  
立后妃之謚或有或無非有定制漢家之典為未備矣後  
其中興世主好礼考姬周之典參前漢之儀既從其帝名  
復加以后謚表帝之名于上繫后之謚于下故光烈皇后

者謂光武之烈皇后也非兼光以為謚也明德皇后者謂  
明帝之德皇后也非兼明以為謚也然自明德皇后而下  
皆以德謚故蔡邕以為善惡不賢非行大者受大名行小  
者受小名之義乃追改和后曰熹安后曰思順皇后曰烈  
后之謚之雖改而帝之名不易又足以知從帝之謚以為  
稱非同帝之謚以為謚也魏氏及晉盖亦因之魏武宣皇  
后者謂武帝之宣王后也文昭皇后者謂文帝之昭王后  
也武之為謚非后所宜又非帝名帝之名止于一而后之名  
得兼二也晉之武元皇后武悼皇后義亦同此傳稱之止曰  
元后曰悼后史氏追書又繫以武焉惠皇后以居位不終故  
不得謚止曰惠皇后盖從帝之名而非后之謚也東晉稱簡



文帝之后曰簡文順皇后孝武之后曰孝武定皇后以  
帝謚有二非后之名兼此三者也其後宋之文元梁之武  
德並先易名而後繫帝號義猶此也後魏本自北夷而禮  
同中夏悼武以上且從帝名而由前漢之制也明元以降  
史加后謚採後漢之法也文明皇后以臨朝之故加謚二  
字史氏書曰文成文明皇后者由帝之與后俱以文謚非  
相從配故兩稱之帝后司謚乃兩出之者又足以見從帝  
之謚以為稱非同帝之謚以為謚也唐室因之亦無所變  
太武之后其謚曰穆故曰太穆皇后文皇之后其謚曰德  
故曰文德皇后睿宗以後或追改舊謚或增加本號故自  
昭成肅明二后而下不配復以帝名史氏稱之乃或冠以

廟號廟號之冠于后謚又始于此朱梁之世禮官失謬梁  
祖之謚其名有五獨取其一以繫后謚曰元正皇后原其本  
意謂以后當同謚也違誤之由良始于此人君后妃善惡  
自異受名之義安可同也五代之際時運屢改后妃終位  
厥數無幾若後唐之正簡有周之宣懿近于唐制此頗為  
得聖朝之初亦因五代之制及昭憲皇后上謚有司乃議  
政明為昭此于梁世禮官其意同也文孝惠孝明二后所上  
謚在太祖之前而並以孝謚及後太祖上謚乃于帝謚之  
中取其孝字以追配焉然臣以為于義雖有違于文尚未  
失于義有違者以后同帝之謚以為謚也于文未失者帝  
之謚猶在上后之謚猶在下也洎懿德洪德二后上謚亦



皆在太宗上謚之前而又並以德謚及後太宗上謚復取  
帝謚之中德字以追配焉臣故謂義之與文斯俱違矣何  
則德者帝之謚也今更在下泚與懿后之謚也今更在上  
帝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上下之位不可易也今乃以所從  
帝之名繫于下所配后之謚著于上遠考周漢次及魏晉南  
北諸朝隋唐五代未有此也臣又聞后之謚忠和純泚曰  
德漢之明德章德是也此則帝名之德與后謚之德異矣  
臣不知上此謚者意謂帝之德耶謂后之德耶以為帝之  
德也則不當繫于后謚之下以謂后之德也則不當以  
為從帝之稱臣故以為違謬始于梁世之有司流禍自彼  
積疑至今乃者莊懷莊穆二后又俱以莊謚 以帝謚無

莊方復追改而未知違失之源由于

書曰若稽古咎

帝者之作必考于古也語曰必也正名乎今以帝謚繫于下  
后謚著于上謂之曰正臣竊未安夫革弊去惑修復聖制  
明王之盛舉也因陋就寡拘滯所習愚俗之常守也臣幸  
得以鄙陋之資值盛明之運故敢發舒所見候聖哲而裁  
焉臣等伏以惠孝孝明二皇后太祖在位時追謚泚德懿  
德二皇后太宗在位時追謚當時亦未有所繫其後帝謚  
既定字法相合有司因仍遂著典冊伏緣帝謚在上后謚  
在下止出于後漢明帝但東漢一朝導而用之自魏晉迄  
唐後謚或一字或二字亦不盡繫于帝謚今詳太祖太宗  
真宗謚號其間功德神聖文成睿孝明九字歷朝相通若



必取一字以冠后謚即孝德二字無專主一室之文必若  
遠稽漢制即太祖太宗謚后謚號並須改上况祖宗號謚  
本朝自有制度即后謚所繫不應盡取漢明之惠法且神  
道貴靜禮典從宜恐不可輕變輒改詔令禮官兩制同議  
以聞宮禮兩制奏祖宗后謚本自有制度恐不可輕為變  
改詔恭依

太常因草禮卷第九十六

太常因草禮卷第九十七

廟議九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章懿皇后李氏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中書例冊明道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馮元奏臣  
奉敕定大行皇太后謚號四字者臣聞謚者行之迹名者  
實之賓謚行相符名實無爽傳之不朽在乎至公若乃帝  
母之尊節惠斯異議之于官府考之于廟廷書之于冊寶  
讀之于寢廟上之于梓宮藏之于金匱寔古今之攸重非  
臣子之敢專恭惟大行皇太后毓粹柔嘉含章敏惠奉事



先帝登建中宮率四教以有倫閱群言而罔倦存躬儉之志美播葛覃推遠下之恩仁均樛木豈准表正于闡則抑亦內助于朝經頗歷歲時允臻安靖及乎膺道揚之終命申燕翼之遠謀協佐嗣皇述宣至化交修一德並鑒萬機探政治之本原識憲章之體要亟臨秘殿共對迩臣咨訪賢能講求機務辭氣溫格智慮宏深有善必從無言不聽朝飢廢食日昃忘勞夙夜憂勤始終齋肅承偃武之昌運保持盈之令圖然後嚴奉裸將恭升太室予以申追養于以謝成功皇帝仰紹先猷俯遵慈誨敦孝恭而不置承志意以無違克諧存虞舜之心善繼達武王之志其或會朝嘉序拜慶誕辰國郊四展于鴻儀軒陛再加于徽號未嘗

不躬趨惟帝盛集臣僚祝萬壽以稱觴奏九韶而盡禮愛親化于民俗榮養光于民簡編九域風從順時而述職百夷景慕納貢而來庭逮夫侍疾官闈編嘗藥石夜不遑寐晝不解衣覃恩宥于萬方設祈禳于百祀方循陔而竭力遽陟屺之纏哀乃睠官司特頒詔令致喪之具加于舊儀彰善之名倍于常數所以極優崇之典導感慕之懷耳謹按謚法履正志和曰莊聰明睿智曰獻無幽不燭曰明威德克就曰肅摠夫衆美奉于尊名昭示後昆永隆徽稱伏請上尊謚曰莊獻明肅皇太后

章懿皇后李氏

中書例冊明道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馮元奏奉



勅差史宸妃追尊為皇太后謚號者臣聞追冊之儀俱存  
于在昔增名之典昭示于方來仰濬哲之挺生由厚坤之  
載震誕保隆熙之運永懷頌復之恩爰極尊稱式彰恭事  
乃崇謚號用播德音伏惟皇太后夙奉先朝久叅內職柔  
嘉有裕溫順無違孝愛之心諒從天賦勤儉之德本自性  
成懿範聿修令聞新著事上熹循于禮法逮下常敦于惠  
和由是帝澤優隆群情悅服發殊祥于吉夢育嗣聖於昌  
辰及乎仙馭登遐龍輜送往侍山園而終喪妃逮掖殿而  
佐母儀動必肅雍靜惟淑慎屢升班級愈峻徽章宸衷潛  
荷于劬勞慈誨每稱其謙退方列四妃之位未正王宮之  
名俄遘沉疴忽歸厚夜惟慌盡飾既安殯于郊原陵寢載

營將祔遷於北域皇帝痛睟容之永隔思榮養以無因欲  
申罔極之情爰舉追崇之禮特頒詔旨以示宰衡仍諭官  
司當遵故事于是大陳器備盛列威容重翟禕衣始隆于  
異數闕宮總幄期奉于明靈先命近臣俾論節惠荀非實  
錄曷著芳猷而况告于廟祧紀于圖牒幸叅史館敢盡公  
言謹按謚法履正志和曰莊溫柔聖善曰懿皇太后慶承  
仙系秩序壺闈持身常守于靜專接衆每彰于輯睦可不  
謂履正志和乎誕生真主祇守皇圖克成下武之功允賴  
思齊之德可不謂溫柔聖善乎伏請上尊謚曰莊懿皇太  
后 國朝會要明道二年六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判河南府錢惟演上言母以子貴百代之彝章廟



以親升前王之盛則恭惟故皇太后輔佐先帝誕育聖躬  
德冠掖庭功流宗社皇帝陛下感深濡露薦極尊名既復  
寢園將崇廟室謹按唐武宗之母韋太后追尊之後升祔  
于穆宗之室國朝元德皇太后追尊之後升祔于太宗皇  
帝之室追尊祔廟故事具存又按皇家太廟之內孝明皇  
后孝章皇后祔太祖皇帝室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  
后祔太宗皇帝室今真宗皇帝一室獨祔莊穆皇后欲望  
園陵畢日以太行皇太后故皇太后並祔真宗皇帝廟室  
二后並配實有舊章如此則宗廟之容合于典禮天子之  
孝格于神明伏乞下臣此章付禮官詳議詔禮官議曰宗  
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商

以來無易茲典至唐明皇帝先天元年始立儀坤廟祭昭  
成肅明二皇后開元四年以昭成皇后升祔睿宗之室肅  
明皇后依肅祭于儀坤及二十一年特遷肅明神主祔于  
太廟自是始有並祔之文著于簡策國初太祖皇帝追尊  
四廟惟用每室一帝一后之禮太宗皇帝亦以孝明皇后  
配享太祖廟室孝惠孝章皇后祀于別廟真宗皇帝登位  
之初詔有司將來太宗皇帝祔廟合以何后配食都省定  
議請以懿德皇后配食宗正卿趙安易請以淑德皇后祔  
廟禮官以明德太后在萬安宮淑德懿德生無尊極之位  
歿升配享之崇于人情不安于典籍無據請虛配祔之位  
祕閣校理吳淑駁議皆以為未允時將追尊故賢妃為元



德皇太后淑因是請以元德升于太廟居同配之位真宗復令都省集官詳定悉如前議紹云禮非天降地出酌于人情都省以懿德雖未正位中宮亦合配享先帝恭依所請淑德皇后依舊別廟祭享咸平三年四月改葬元德皇太后禮院請于后廟別建殿室特撰樂章以奉薦享一如太廟之儀景德元年三月明德皇太后上仙禮院上言援引昭成肅明二皇后並祔之文及歷代典故請以懿德皇后明德皇太后同祔太宗廟室以先後為次仍下都省集議議同禮院乃詔從之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宗正寺趙相請以元德皇太后祔太宗廟室真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至六年七月宰臣王旦翰林學士晁迥文武百

官趙安仁等相繼拜章請改上元德皇太后徽名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廟室然後從之祔于太廟明德皇后之次聖朝故事其禮昭然今錢惟演云唐武宗之母章太后追尊之後升祔于穆宗之室謹按穆宗之室惟以章太后配食並無別后惟演又云皇家太廟之內孝明孝章皇后祔太祖室謹按太祖廟室未嘗以孝章皇后配食惟演又云懿德明德元德皇后祔太宗室今真家一室獨祔莊穆皇后謹按真宗朝既以懿德皇后配享太宗廟室及明德太后園陵禮畢遂以神主升祔固其宜也惟元德皇太后追尊之後累有臣僚請行升祔之禮先皇帝慎重其事不即依從但于后廟別殿荐享凡經一十七年其後宰臣等洎



兩制及文武百僚繼上封章始議俞允今恭詳莊穆皇后著位長秋祔于真宗廟室斯為正禮莊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若山園禮畢升祔太廟即與明德頗同若以每室一帝一后之禮言之亦合祀于后廟莊懿皇后以帝母之尊與元德皇太后事体惟一若更行升祔太廟之儀則殊先帝慎重之意又前代無同日並祔廟堂之比若依元德皇太后于后廟別殿薦享則元德皇太后終祔于太廟如此則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或祔于真宗廟室或祀于后廟別殿皆繫朝旨非有司所敷議定詔令尚書都省集官與太常禮院詳定聞奏議曰懿德之與莊穆俱首升于帝廟祔享雖一事体則殊且懿德未嘗正位中宮先

祔太宗廟室當時議者頗亦依違追乎明德上仙于禮不得祔何者明德已嘗作儂宸極又復正位母儀與懿德進不同時在禮無所詘讓祔于其次猶謂謙冲元德以帝母之尊尚且久居后廟近臣旋奏中旨勉俞凡經十有七年始從合食恭惟莊穆皇后位崇中壺與懿德皇后有異既已祔享真宗廟室允協一帝一后之文竊以莊獻明肅皇太后久處坤元之尊莊懿皇太后夙盛日符之貴功德莫與為比利澤施于無窮宜上法于太宮將崇建于新廟臣等謹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待立廟而祭之謂之閔宮又魏明帝追尊明昭皇后別立寢廟有司奏議宜



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晉簡文宣太后既不配食築宮于外歲時享祭史文帝追尊章皇太后立廟于太廟四以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同廟梁武帝別立太祖太夫人廟祭用天子之禮臣等謂宜于太廟側別立新廟將來山園禮畢奉安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每歲五享朔望上食五禘三祫四時薦新並就本廟一同太廟之儀仍立別廟及各特撰樂曲樂章以崇世享又自末后廟不立忌日蓋為徽號不稱太后今既存太名即準例忌日廢務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行香皆同配祔太廟之禮著之甲令以示方來如此則事舉其中理得其正其擇地建廟及廟名樂章望各有司施行詔恭

依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程琳等度地建宮名曰奉慈

太常因革禮卷第九十七



太常因革禮卷第九十八

廟議十

章惠皇太后楊氏 真宗

李昭述等議附

章惠皇太后楊氏

禮院儀注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勅翰林院侍讀學士判太常寺李仲容奏奉敕撰保慶皇太后謚號夫以輔佐先朝保佑皇躬撫有萬邦克固鴻業此乃德之大者也答愛育之恩極尊奉之禮修天子之孝致四海之養此又義之大者也若乃壺範長遠國風安仰因心懷慕有惻于上仁考行易名爰稽于舊典伏惟保慶皇太后柔順含章淑明成裕茂赤泉之遐曾藹彤史之芳猷訓恭儉以勵時



謙祇而率履寬而待下動必得中外族無假借之私公宣  
盡恩勤之意自家刑國表裏肅然在昔永定登真寔恭付  
託之重大明繼照愈敦顧復之慈皇帝俯念續承早從恬  
蓋無德不報大雅所嘆是用奉尊名于長樂揭保慶之天  
居親倚之隆皇情斯厚固宜怡神黃老比壽松喬弗慮弗  
圖光靈倏闕下臣奉詔式舉彝章夫謚者行之迹也義貴  
存實據理不誣謹按謚法維德端嚴曰莊慈哲遠識曰惠  
伏以皇太后淑慎其儀言容有度六宮承式萬乘歸尊得  
不謂維德端嚴乎執心博愛之謂慈惟智元幾之謂哲擁  
護明聖使天下蒙福得不謂慈哲遠識乎惟前懿之是追  
合二名而為美敢協公議以永徽音伏請上尊謚曰莊惠

太后詔恭依 禮院例冊慶歷五年五月詔曰宗廟之禮  
重矣朕以涼薄紹 明命獲執圭瓚裸于七室每有事于  
親獻既而格于奉慈有懷保育之仁愛若見乎其位惟時  
禘祫之享未升昭穆之序礼久不講思無遑寧恭惟章獻  
太后輔佐先帝母儀道備寔荷碩託叅决萬機憂勤十年  
助成治功高明令終盛業隆懋章懿皇后徽柔靜惠迪法  
度受帝之祐焉生冲眇永錫景祚啟茲靈長追正東朝之  
尊靡反四海之養永言聖善昊天罔極章惠皇太后肅雍  
思齊闡掖攸憲率正内職維德之行矧是菲躬 鞠養  
撫護之至恩均碩復迺上保慶之冊以崇長樂之號越三  
后厭代多歷年所肆饋合食猶隔闕宮有司不時討論使



國有關典朕甚懼焉其令禮官爰稽故籍依升祔之禮辨  
陟配之正中書門下審加詳考以稱朕意于是禮官奏曰  
臣等聞宗廟之位所以奉先烈配祔之禮所以嚴時享典  
制具在今古共貫謹按唐史肅明皇后本中閭之正昭成  
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追奉並祔睿宗室國朝懿德明德  
元德三后同祔太宗皇帝廟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  
天下輔導國政盛業惇固群生綏靖章懿皇太后雍順坤  
極誕生聖躬慈仁迪宣恩德溥大今臣等集議伏請遷祔  
真宗皇帝廟室配食序于章穆皇后郭氏之次恭惟章惠  
皇太后純範炳灼淑聲流布雖先朝遺制嘗踐太妃之貴  
然未正位中掖明道中始加懿號伏緣章懷皇后在真宗

朝已行追冊今恭詳事体一同伏請遷于皇后廟序于章  
懷皇后潘氏之次又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至如  
章獻明肅皇太后以願託之重著臨御之勞朝廷適追丕  
德崇尚徽稱若題之別廟以極欽奉則義無所謙若屬之  
配室以循次序則禮或未順况太廟諸室皇后配食並無  
四字尊名伏請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劉氏  
章懿皇太后曰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  
楊氏如此則協李唐之故事享本廟之正典成一人孝思  
之大副萬邦奉瞻之極如允臣等所議伏乞再行集議以  
示奉先慎重之意詔兩制以下詳議聞奏翰林學士正堯  
臣等奏曰臣等恭詳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遷祔



真宗廟室序于章穆皇后之次請如禮官所議其改上章  
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遷  
于皇后廟序于章懷皇后之次揆于禮意竊所未安伏以  
章獻明肅皇太后在先帝時正位中壺受遺輔政垂將一  
紀勤勞王室阜康生民故盛烈丕切非一惠可舉况謚告  
于廟冊藏於陵無容異時更有輕議矧升祔廟祐本極孝  
思之報若裁損尊名恐非嚴奉之義而又傳詢典故恭質  
人情有增崇之文無追減之例其明肅二字伏請如舊章  
惠皇太后擁佐聖躬慈均碩復故明道中已膺保慶之冊  
義尚係子禮順別祠仍請稱章惠皇太后依舊享于奉慈  
廟禮官翰林學士孫朴等又奏曰臣等近奉詔書議三后

升祔事已詳定奏訖伏聞兩制集議明肅二字頗有異同  
伏緣廟謚之作所以節一惠易徽名從古以來未有四字  
至如東漢馬鄧二后預臨國政多歷年所止有明德和熹  
之謚本朝昭憲皇后誕生二聖藝祖之武功神宗之文德  
卓越焜耀自經籍而來未有如此之盛亦不聞有四字謚  
况宗廟陟配之禮所以序昭穆明長幼教天下以恭順今  
獨此一謚踰其始及祖姑豈朝廷教天下恭順之意乎若  
曰已著之謚冊藏諸寢廟不當裁損則太字亦當留之且  
禮失不改何以示後世臣等職任禮局敢不詳正惟陛下  
財幸詔可 禮院例冊慶歷五年龍圖直學士李昭述奏  
曰臣竊見禮官議章獻皇后章懿皇后並祔真宗皇帝廟



序于章穆皇后之次臣謹按開元故事昭成序位在肅明  
之上真宗皇帝祥符中禮官上言亦請升祔元德皇后于  
明德皇后之上當時詔書諭以元德平者謙抑之意因而  
未許恭以章懿皇后膺天眷命誕育聖躬今升祔有期論  
議為重稽開元祥符之舊例昭成元德之誼恭請序于章  
穆皇后章獻皇后之上不勝大願詔復下昭述所奏令兩  
制詳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議曰臣等恭詳先朝始議升  
配元德之時有司奏請序在明德之上是時先帝深酌禮  
意決于聖衷降詔曰載念尊親蓋惟極致在乎陟降非敢  
措辭唯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序恭以元德皇后  
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次今陛下祇事宗廟特頒明制以

升祔三后恭訪近臣禮官之議請以章獻章懿並祔于真  
宗廟室叙在章穆之次此則遠承先帝之志近仍別廟之  
序其李昭述所請蓋循當時有司之請未本先聖詔中之  
意伏况章穆升祔歲月已深奉慈三室先後素定若再議  
陟降則情有重輕乞從祥符舊章于禮為順詔並送中書  
覆議中書門下議曰臣等伏以清廟之尊配食尤重或稱  
古者祔止一后而語無見之明或謂歷世祭有別園而禮  
非孝道之極是使繼室之祀沉古而不通以子貴之親掩  
恩而難議必俟元聖肇經大猷先帝德函天元孝通神理  
每惟開元舊典創而未備故斷自聖慮揭為新儀奉升三  
后並享太廟宗室覺終古之未悟暢罔極之至懷上當靈



心未盡昭報是以神克綏侑邦介繁祉皇帝陛下膺襲熙  
之運謹適迨之猷而獻懿別祠依違一紀慎重大体翹勤  
孝思群情戢而未喻嚴祐虛而有待今乃沛然下詔發于  
至誠尚復退託謙勞普加延問質于禮官之議覆以近臣  
之詳叅考既同秩序惟允臣聞緣人情以制禮則切而有  
實奉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故成憲在前文考之意也  
配食一體二慈之宜也承奉無改陛下之孝也臣等不勝  
大願請如禮官及學士等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  
皇太后升配真宗廟室明肅尊謚如故章惠皇太后仍享  
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者矣其李昭述所請本  
其推奉極于尊崇按祥符之詔書繫章聖之特旨令議者

雖據前比而臣等猶所未安其位序先後欲乞聖懷制定  
其當使昭示萬世永永無窮餘請付外施行詔曰夫國之  
大典無若宗廟之制之為重也比朕以奉慈三室未登禘  
祫之位四時之感每懷靡寧故命奉常講求舊章而又叅  
質乎近臣考詳于宰司庶無謬違以竭誠盡慎卿等與朕  
同德稽衆正論奏章在上事體惟允若夫緣人情以制禮  
則切而有實奉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載味此言實契  
朕意祇覽祥符之詔深原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際重形  
涉降之辭故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序義無差別  
情無重輕矧在菲涼欽率成憲今日之義敢或異諸恭依  
禮官所議奉章獻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序于章穆皇后之次上



致奉先之順下成繼志之美永修明祀冀享靈心 禮院  
儀注慶歷五年禮官奏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並已遷  
祔真宗廟室訖請遷章惠皇太后神主入章懿皇太后別  
廟舊室更不毀廢所有章獻章惠舊室請從元德舊禮並  
即毀廢詔可 禮院儀注嘉祐四年兩制議章惠皇后遷  
祔竊惟古者制禮本于親親而母以子貴婦以夫貴故天  
子之母雖不及養必有追謚之文天子之匹雖不及貴亦  
有追冊之典舍是二義在禮無傳恭以章惠皇太后保養  
聖躬其德隆茂先帝預命正位太妃而陛下不忘慈愛之  
勤德崇保慶之號生榮以養追奉以恩肇祀別宮允為隆  
禮其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皇后義則有  
殊禮難同祔臣等恭詳欲乞章惠太后依舊享于奉慈廟  
其南郊朝謁亦乞一比皇后廟行礼庶得允當詔可其將  
來南郊親詣奉慈廟行礼仍告罷親享今後每遇南郊止  
命宰臣行事

太常因革禮卷第九十八



太常因革禮卷第九十九

廟議十一

改上真宗諸后尊謚

追冊皇后郭氏上仁宗

改上真宗諸后尊謚

禮院例冊慶歷四年二月尚書工部員外郎同判太常寺  
呂公綽奏曰臣竊見真宗皇帝謚以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而五后之謚皆連莊字在昔無簡冊之據當今變祖宗之  
例蓋古者婦人無謚皆從夫謚以為稱故文王之妃曰文  
母宋共公之夫人曰共姜聖朝祖宗諸后謚號共導此制  
是以僖祖文獻之后曰文懿順祖惠元之后曰惠明翼祖



簡恭之后曰簡穆宣祖昭武之后曰昭憲太祖之謚有大  
孝故太祖之后曰孝明孝惠孝章太宗之謚有聖德故太  
宗之后曰懿德明德元德淑德昔真宗在御有司追謚潘  
郭二后曰莊懷莊穆及厭代之日莊穆升配有司失于論  
請遂使后謚不繫于帝其後奉慈諸后繼循前失謹按乾  
德禮例改謚明憲皇后曰昭憲以從宣祖之謚今真宗皇  
帝謚有章聖伏請改上五后莊謚為章有詔下兩制禮官  
詳議聞奏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等以為公綽所奏引后從  
帝謚乃漢故事漢世帝謚止于一字與今典制不同難于  
更改詔從公綽所奏仍俟因大禮以奉冊寶是年十一月皇  
帝有事南郊朝享太廟前一日遂行此禮初禮官上言謹

按神主初祔廟室有差官題書之儀至于後世遂等改題  
之禮自三代以來所未嘗有唐大中三年追謚順宗憲宗  
博士李調請恭通儒以議其事有右司郎中楊發等以為  
不可而中書門下獨請改題至國朝乾德中改上昭憲皇  
后尊謚特從大中中書門下所請故事改題神主至大中  
祥符中增上六室帝謚天聖初增上真宗武定二字謚並  
獨告廟不復改題臣等參詳祥符天聖之儀寔為得禮欲  
請將來加上諸后尊謚更不改題詔有司施行其章穆皇  
后冊文云維慶歷四年歲次甲申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二  
日己卯孝子嗣皇帝臣伏以尊母儀者功歸于聖淑配宸  
極者体同于禘謂稽夫漢有光烈唐有文德所以著大法



示未葉也若乃飾鴻薇揚景燦古今通誼也恭以皇妣莊  
穆皇后郭氏河汾甲族姜任令猷摠治長秋正位坤掖輔  
佐聖考述宣陰教謙肅以居體慈詰以流譽靡臻曼壽永  
詒茂範升祔清廟垂裕彤管大以宗祊之重有司定論僉  
以託母天下体無攸遂式導先典仰圖懿寔追正禮謚之  
夫稽合禰宮之號順公議之協濟正徽名而允穆上以廣  
思齊之美下以伸適追之孝謹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  
守正佐理功臣持進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  
京兆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五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章  
得象奉玉冊玉寶改上尊謚曰章穆皇后伏願昭格明靈

其膺典冊祐繁昌之緒易願懿之稱敷宣景耀摠之罔極  
謹言其章獻明肅皇后冊文云臣伏以奉宗祧遵聖緒者  
莫重於顯親正坤極母天下者匪專於殊號嘗講求因革  
參考遺墜者

藝祖在御易昭憲之稱惟禮所

以稱情惟名所以配德垂鴻萬葉敢不詳正伏惟莊獻明  
肅皇太后倪天稟粹曾沙膺慶輔佐文考正位內朝闕睢  
之德賢才是進濯龍之戒外戚咸勸頌惟菲質夙荷慈蔭  
保佑丕構憶寧中夏長樂之謚淑聲無已今容臺定論援  
據纖悉謂東漢諸后法同帝謚用章聖稱天之誅冠夫德  
號臣工之所盡志典冊之所正名著之方未不可闕也謹  
遣攝太尉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上  
住國京兆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杜  
衍奉玉冊玉寶改上尊謚曰章獻明肅皇太后伏惟徽音  
無極靈蓋聿昭奄受丕稱幽贊鴻祉子孫千億垂休無疆  
謹言章懿皇太后冊文去臣恭聞母統久尊生民之大訓  
后緣帝謚前群之成法曩在乾德模正彝倫易題昭主協  
配室室國著丕範疇有不承伏慎莊懿皇太后肖順坤極  
馮華月體於赫慶羨寔誕眇躬雖託帝武之歆早違天下  
之養向者遵舊制易崇名鏤於玉牒藏于金匱比咨公議  
頗謂失傳亟下攸司使得詳處咸曰中以無遂為美礼以  
有從為隆若引文考之惠冠長樂之號得礼之正獻神之

衷臣推求典常忝賸宜稱上不敢不循太祖之烈下不敢  
不繫真宗之義以章代莊信示來葉謹遣攝太尉推忠協  
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京兆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杜衍奉玉冊玉寶  
改上尊謚曰章懿皇太后惟厥靈監膺是徽章據柔德以  
大受奮內則之幽光垂憲億年與祚無疆謹言章惠皇太  
后冊文云臣恭聞先帝時懷穆二后早世上仙崇告大謚  
用題神主有為而作未從定制明肅獻務容臺誅功因仍  
前比遂聯懿號弗繫于真宗不可謂順有異于祖法不可  
謂宜惕然深念思從詳正伏以莊惠玉太后靜婉柔懿仁



明厚博輔佐聖考知臣下之勞擁衛眇質均母氏之愛向  
緣闕祐已易大名不當神心未協禮意是以揀攸司之職  
執奏稽中古之成憲尊則有典據舊則易遵間詔公卿弗  
謀而叶謹遺攝太尉推忘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寺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  
大學士上柱國京兆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  
百戶杜衍奉玉冊玉宝改上尊謚曰章惠皇太后伏惟慈  
烈如在容物是膺捨暫誤之華謚揭永字之淑聲子子孫  
孫式克欽承謹言章懷皇后冊文云臣伏聞周稱文母漢  
著光烈繫王之號與廟俱傳雖惠質遞變詳簡殊尚至于  
統尊無遂其誼一也恭以莊懷皇太后挺倪天之稟率流

存之恭作儷儲禁攸華早世逮而即洪祚追位長秋時推內  
範之懿厥有大名之受真宗升遐天誅垂鴻攸司持循偶  
失參考今議者援述祖則執據舊章以謂后無外事法不  
專謚况陽秋之善大乎復古聖哲之訓必也正名禮雖沒  
美神弗安享是敢以章代莊申告典冊奉承聖考順迪母  
儀謹遣攝太尉推忠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太傅行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可內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賈昌朝奉玉冊玉宝改上尊謚曰章  
懷皇太后伏惟光靈有在鑿設孔昭捨可改之權制安不  
遷之永憲賜類昌後以摠無窮謹言

追冊皇后郭氏上仁宗



禮院例冊景祐二年十二月詔葬故郭氏同后禮排設吉  
凶園薄儀仗比附孝章皇后禮例施行 禮院例冊景祐  
三年正月祕書丞余靖言伏觀廢后郭氏詔令候葬日約  
用后禮者伏以陛下遺簪軫慮漏泉垂澤至仁孝厚之德  
也然而銘旌但書大宋汾陽郭氏之柩諸般文書亦只稱  
故郭氏名輕禮重臣竊惑之臣聞左史所書慎于愆禮孔  
丘垂訓必也正名况乎天子以四海為家以三綱為統降  
於妃匹則為臣妾故義無所絕息猶可追郭氏初若廢為  
庶人今茲不改名號而莖用后禮故亦無嫌但以頃因私  
懇曾賜金庭之號比來器服成異生前使死者有知豈安  
茲禮書于典冊理亦非稱臣竊以郭氏作儷宸嚴早經廟

見出宮之始猶處次妃今若特推天慈追復位號易名而  
葬申之厚禮則器服不虛情理兩得裨營魂有託天下知  
仁不亦善乎奏入不報翌日詔郭氏追復皇后仍罷上元  
登樓觀燈右正言直集賢院王堯臣上言聞言凶必異時  
惟威不相襲事或忝升禮所不由昔知悼子在堂而晉候  
鼓鐘招諫于杜蕢仲遂卒于垂而魯君猶繹見非于宣尼  
矧在聖宸豈宜過舉臣竊聞制旨故郭氏追復皇后位號  
取今日十八日出葬又觀京城準舊例上元節放燈許士  
庶遊看公私作樂今俯近墓日方惻至仁輟絳在塗歌吹  
散作以臣觀之深所未可直以臣庶言之尚或輟相于鄰  
巷戎歌于里殯而况郭氏再蒙天澤還復舊儀則母天下



之尊不殊儼宸極之稱典降豈可使臣民縱樂曾未止停  
欲乞唯諸宮寺院有先聖神御處依舊用樂外其京城內  
外官私作樂處普皆輟罷庶符典禮允協人情詔輟是月  
十八日夜放燈 禮院例冊景祐三年正月十六日禮院  
檢詳禮例合用謚冊哀冊神主及祔廟等今據明道二年  
十二月追冊皇后張氏奉聖旨廟享謚號並令停罷今來  
追冊郭氏欲依前例施行詔可 禮院例冊景祐三年正  
月二十三日詔勅中書門下朕纂緒膺圖建中御極念特  
盈守成之誠敦自家刑國之風期表正于萬邦務恢隆于  
至化故郭氏早由冠族選備椒房允資令人以宣內治而  
頃因忿鬱偶失謙恭既虧承順之儀當行廢黜之典正遷

別館莫省前非而乃屢上奏封願披羽服懇志弥確敦諭  
不回勉從請謚之誠仍建修真之宇遽嬰沉疾奄謝昌辰  
朕以其入預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帝親奉寢園存歿若  
斯軫焯良切特申追冊之命復正中壺之名制禮緣情靡  
懷於往咎飾終漏澤且慰于遊魂郭氏已降制命追冊為  
皇后其謚冊祔廟並停咨尔宰司當體予意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太常因革禮卷第九十九

太常因革禮卷第一百

廟議十二

追冊皇后郭氏下 仁宗

溫成皇后張氏 仁宗

追冊皇后郭氏下

禮院例冊嘉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準勅景靈宮欲乞修蓋郭皇后殿翰林學士判禮院歐陽修奏伏以景靈宮自先朝以來崇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



紹送禮院詳定聞奏禮院奏臣等看詳諸寺觀建立神御殿已非古禮先朝以來立殿宇皆是崇奉先帝太后亦廣孝思雖不合禮經猶依倣西漢原廟故事今來議立郭皇后影殿于禮無據難以奉行至四年三月勅下禮院令再檢詳禮典申上禮官稱影殿非古也近年萬壽觀立溫成皇后影殿蓋事出一時未曾經禮官詳議不足訓于後若以郭后舊無大過今牽復號名則義當祔廟以正禮典不勝至願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上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后于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則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

其稱况敢正其儀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施以嫡后之儀致之于廟然則郭氏之殂也為薨于寢乎赴于同乎反哭于廟乎群臣百姓亦嘗以服母之義為之齊哀乎恐其未安于春秋也春秋夫人于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于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于義也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蓋以謂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于寢不祔于姑也且傳曰有不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故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亦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一嫡則萬世之後宗廟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按景祐詔書本不



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為復紛紛以亂大禮議者或謂郭后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遂使為大臣乎夫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者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狸賧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祀伯來送叔姬之喪以婦夫無迎出妻之喪而為尔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后得無近于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于禮為允八月禮官張洞奏曰伏觀劉敞劄子言郭后祔廟不當令兩制與禮官同共定奪今月十七日赴學士院集議未決臣

謹叅考經傳以歷代故事而言之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逮事先后親奉寢園按于禮法無大過惡不可出廢所以名臣感慨抗論於朝中外迄今避之陛下憫其偶失謙恭旋亦昭洗乃復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蓋當時執政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若以平昔之議為得彌可駭惑况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為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思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援此以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郭氏之歿不得其所責當歸于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儼宸極終不廟食耶倘以祀伯來送叔姬之喪廢之譏其既棄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也



非有極惡何棄之乎既追復曰皇后又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于陵寢或築宮于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况之于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創立別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于義為允伏惟勅旨詔再行詳定劉敞復奏曰近上言郭后追祔非正乞更詳議今月七日學士院以張洞奏狀示臣準中書批狀令兩制同議臣以所論與洞不合更不連書然臣觀洞之言曼辭飾說似苟欲蔽前之失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君廢斥妃后者皆溺于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訴妄及此群臣皆引大禮伏節死爭如陛下於郭后固未嘗有此蓋于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昔光武起于布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

正位十有六年子疆為太子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年長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疆亦自貶引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大臣元功俊德布于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廢者意其識深遠知事不得已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后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范曄所謂使後世覓隆薄進退之隙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衷今洞之意以追復郭后則出于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于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之若不幸而



此言傳于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謂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礼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辨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徇母后妄瀆礼正此其二也故臣以謂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也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臣誠愚妄竊耻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反崇飾誹謗營為非礼也不勝區區取進止詔送學士院定奪竟亦不決

温成皇后張氏

礼院例冊至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准中書劄子令礼院詳定温成皇后于墓所或舊宅立廟四時享祀等事尋行檢

詳故事舊宅立廟即無明文若准唐明皇正順皇后武氏于城中立廟旋亦廢絕又况國朝孝惠皇后是太祖嫡配止就陵所置祠殿奉安神主不行四時薦享之禮不設牙盤祭器四時唯是常食祭奠今欲乞只於墓所立祠殿泰酌孝惠故事施行工部侍郎知制誥王洙等奏准勅温成皇后只於墓所立祠殿泰酌孝惠故事施行廟南設一門用二十四戟其殿間室并石埒神墻制度等並乞依皇后廟一室之制詔可 禮院例冊嘉祐七年七月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諫院楊畋奏謹按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亦然竊見今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何决准浙等路大水為災伏惟陛下臨



御以來每諮訪柄臣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  
繼行恭謝禋享之禮非簡于宗廟也然而見此災異臣愚  
以為萬幾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于順者  
疊此差失恬然不怪臣下又無規正之言惟是天意深愛  
陛下俾其深思過差復之正順也臣欲乞事宗廟之禮有  
所未順者皆舉而行之修而正之則必能上當天心感呂  
和氣詔下禮院檢詳自來郊廟之禮有未順者悉具以聞  
尋檢詳如左夫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室每室帝后相為  
敵體自非正嫡雖以子貴猶不敢升而配祔按周官大司  
樂之職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  
妃后稷之母既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閼宮晉簡

又宣太后既不配食亦築宮於外迨至開元四年以昭成  
皇后升祔睿宗廟遂為失禮之首先朝元德皇太后追尊  
之後累有臣寮請行升祔之禮先皇慎重禮典皆不允從  
別廟薦享凡經十七年其後宰臣等不深詳典據繼上封  
奏請從升祔中旨閼可至明道中乃議章獻皇太后章懿  
皇太后廟享有司參酌儀典請立新廟二后同殿異室每  
歲五享及禘祫並就本廟特撰樂曲樂章以崇世享是為  
奉慈廟著之甲令蓋合經據其後卒用錢惟演之議祔于  
真宗廟室臣等今恭議若以懿德皇后祔于后廟元德章  
獻章懿三后祔于奉慈廟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四時薦新  
朔望上食務加嚴奉一同太廟如此則允合一帝一后配



食之祀又追尊故溫成皇后于城南立廟四時畫日祭奠  
以符制舍人攝事牲幣裸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  
當時有司失于講求都無典據昔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  
已訓祀無豐于昵况以嬖寵列于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  
祖宗之意也臣等參詳欲乞改溫成廟為祠殿歲時只遣  
宮功行事荐以常饌以明去事有漸不勝至願奉聖旨溫  
成皇后廟依奏餘不行

太常因草禮卷第一百

太常因草禮老蘓先生奉詔所修也先是歐陽文忠公同  
判太常寺始建編修禮書之議朝廷雖從其請然猶重置  
局就以命禮官既不專任閱歲久之書不果成嘉祐六年  
七月己酉乃以先生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  
州項城縣令姚闡同編纂判寺官督趣歐陽公以參知政  
事提舉閣五年當治平二年九月辛酉而奏書成國史謂  
建隆以來三輯禮書嘉祐尤悉則謂此書也古者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槩或闕其彌  
文經禮粗詳而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書獨  
于損益去取異同之際莫不成在當此時知制誥張環奏  
以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釐正紬繹然後垂



之永久先生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之耳  
非曰制為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  
是記事之體也然則其凡例條目先生之定論蓋若此而  
味者顧謂繁簡失中以植釀目之抑未之思歟其書以開  
寶通禮為本而以儀注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定錄封禪記  
南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于是西備張文定公所  
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于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  
施用者是也錢侯太虛為吾州盡刻蘇氏之書于學宮所  
以加惠諸生甚厚且扁壁識其歲月因備列之于末云淳  
熙十五年正月郡人李璧書

此宋三脩禮書前寶久佚政和僅存嘉祐  
太常因革禮鴈湖李氏所題載鄱陽經  
籍考多求世書歷年不可得意謂康熙間  
徐健庵司寇撰讀禮通考時引用具在未  
應亡也久之見郡城蓮渚王氏家藏書目云太  
常因革禮一百卷五冊共五十一至六十七共缺十  
七卷鈔白五十七十六翻蓋信其尚存唯蓮渚之



書久散六言長跋點也今年乃見此本於  
環人孝廉舟次借得轉寫一部為之稱  
快所缺十七卷與蓮花目同特傳是樓目未  
列不知彼時是名耳孝廉頗有意法傳  
之此固讀宗史禮志所必考索者也選書  
之日屬題其後於是乎書

嘉慶廿有五年歲在庚辰元和原千里





